

意大利华人青年的语码转换

潘蒂娜

提要 本文通过对意大利华人青年为期 8 个月的观察和有关选择使用语言的问卷调查,研究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青年交流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语料库还包括大概 3 个小时的双语会话录音。分析表明,汉语和意大利语偶尔同时使用,常常包含较长的话语成分和句际转换。意大利华人青年的语码转换不像别的双语群体使用得那样广泛,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

关键词 意大利华人;语码转换;双语会话

1. 引言

本文从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青年之间的双语对话这个特定范围出发,探讨语码转换的现象。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乃至更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¹学界认为,语码转换一般发生在句子内部或者句子之间,前者叫句内语码转换(intrasentential code-switching),例如²:“在这里 un po' si calmano”(在这里他们镇静一些);后者叫句际语码转换(intersentential code-switching),例如:“两个都信,两个也都不信,这样子,non lo so proprio”(两个都信,两个也都不信,这样子,我真不知道)。语码转换也能发生在话轮转换的时候。这种语码转换往往体现了对话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比如存在着种族、社会或者语言的紧张状态,因此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揭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冲突,比如加拿大的法语和英语之争(Heller,1982)。在连接的话轮中,自然要用同一种语言,否则对话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例如:一个年轻男子试图激怒他的一个女性朋友,打算在她过生日时送她一件令人难堪的礼物,他们一直说不同的语言:

A:Ma ti arrabbi se ti faccio regali del genere?

[如果我送给你这种礼物你会生气吗?]

B:我不用这些。

A:Non ti arrabbi però?

[你不至于生气吧?]

研究语码转换一般从形式分析或者功能分析的角度入手,本文采用的是功能分析。以下先介绍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方法,然后通过一项问卷调查和一个双语对话个案,对在罗马生活的华人青年的汉语、意大利语语码转换进行探讨。

2. 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

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就是研究每次语码转换的使用动因。该研究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甘柏兹(J. J. Gumperz) (Blom & Gumperz, 1972; Gumperz, 1982),他最早根据言语事件的不同功能对语码转换进行分类。甘柏兹(1982:75-84)通过他搜集的语料库,分析了语码转换的各种交流功能。根据对会话的分析,他总结出语码转换的6种会话功能:

第一,表示引用:说话者在对话中为了表示自己是在直接引用第三者的话而转换语言;

第二,定义听话人:发话者在对话者发生变动时转换语言;

第三,表示感叹:转换语言主要是为了表示感叹或者添加一些可有可无的词句;

第四,重复:用两种语言重复同一内容,主要意图是强调和说明;

第五,修饰: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进行评论、说明和修饰。

第六,个性化和具体化:语码转换的使用是为了加入或者退出正在进行的谈话。这个功能最难察觉,可以发生在两种语言陈述的内容有对立的时候。例如,当个人意见的陈述与公认的事实,或者是关于一些特别事件的论述与大家普遍承认的事实有对立。

作为一种分析多语对话的有效工具,甘柏兹的这种分类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很多学者采用甘柏兹的分类理论对自己收集的语料进行分析,有的甚至重新归纳出一系列用于解释和划分语码转换使用需求的功能(如 Lüdi & Py, 1984; Appel & Muysken, 1987)。

不过,甘柏兹指出,他的这种分类不是万能的,不同的语料可以揭示语码转换的不同功能。并不是每次语码转换都必须有某种功能,另外,一次语码转换也可能同时有几个功能。总之,与其说甘柏兹的功能分类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能够真实地描写某个语言群体里的语码转换现象的工具。

3. 调查问卷结果

下面介绍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青年之间怎样使用语码转换进行交流。有关信息来源于根据不同方式收集到的材料。作者利用8个月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参与式地观察了两位华人姑娘的生活(Pedone, 2006)。这项追踪观察获得的有关信息与另一次针对在罗马的一所华人中文学校78名学生关于语言使用的调查问卷的结果相吻合(Pedone, 2008)。语料来自大概三个小时的自发的双语会话录音。

最明显的结论是与其他双语人群比较,如在美国生活的西班牙人(Poplack, 1980),语码转

换不是意大利华人青年倾向的选择,这与李崑教授有关华裔在使用英语和粤语语码转换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似,在他23个小时的录音语料中只有50分钟的语码转换(李崑,1994)。

调查问卷的结果与上述追踪观察的结果一致。调查结果显示,语言的混用往往不是连续性的,而是仅限于一些词语式的语码转换,以填补词汇的空白(因为一时想不出)和一种语言风格的空白。两个说话者转换语言很多时候只是用该语言的一个名词而已,或者换掉整个句子。所谓的句内语码转换,也叫语码混用,即一个句子内部含有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在意大利第二代华人青年的会话中并不频繁。

当问到“你会同时使用意大利语和汉语吗?”时,调查问卷的回答显示,尽管语码转换现象存在,但没有像在其他双语人群里使用得那么普遍。其中有65.4%的人表示会偶然进行双语会话,35.9%的人表示有时候会进行双语会话,有29.5%的人表示很少进行双语会话。

当谈到谁是进行双语会话的对象时,回答者间接地承认了在他们眼中语码转换并不是一种主要的交流策略。当问到“你常和谁同时使用意大利语和汉语?”时,大多数人趋向于选择那些暗示着语码转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填补语言空白的回答。其中选择“和不会意大利语的中国人”占29%,选择“附近有意大利人的时候”占9.2%,选择“工作时”的占7.6%,这表明使用语码转换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需求,而不是说话者个体主动的选择。选择“和我的父母”的人占20%,但是这个答复令人怀疑。关于第一代华人的意大利语水平,田野调查已经广泛地论证了第一代华人移民成年人很少会说意大利语,即使会说平时在家也不说(Chini, 2004; Ceccagno, 2003; 等)。回答者很有可能指的是把一种语言的一些单词(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插入用别的语言构成的句子中而已。这种语码转换更像是语言习得研究中所谓的迁移(*transfer*),也就是说把第二语言的某个成分用在第一语言中,但是不使用第二语言的句法。既然我们承认说话者主要借助一种或两种语言的词汇混用而不是真正使用涉及语法和句法的句子的语码转换,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平常说和父母(大部分不说意大利语)用语码转换了。总之,不是由于外界因素而是出于内心需求的回答比较少,例如:“和朋友在一起”(19.1%)和“和兄弟姐妹在一起”(14.5%)。

最后一个问题“你说一个语言时为什么换到另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语码转换原因的直接问题,能帮助我们进一步验证之前的假设。选择中性答案“我不知道”的人比较少(16.7%)。有关学术论文表明说话者一般并不会意识到使用语码转换的原因,因此中性的回答应该多一些。另外,大部分人认为使用语言转换的原因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翻译”(53.8%),也就是说是为了填补语言上的空白。那些暗示个性认同的回答比较少,像体现情感的回答,比如:“我觉得更好听”(5.1%),或者是暗示个人词汇量的回答“我习惯天天用”(17.9%)。看上去,由于受对其中一门语言的掌握程度的限制,他们使用语码转换的主要原因大都比较机械和被动,这证实了意大利华人青年对句内语码转换的使用只是简单的词汇转换而不受句法的影响。

4. 双语会话的一个例子

描述分析意大利华人青年语码转换的会话语料是在 2005 年 7 月录音的。会话通过网络进行,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使用了摄像头和麦克风。说话者包括一名来自温州的 20 岁女青年(下文称温女),她在意大利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另外一位是来自青田的 21 岁男青年(下文称青男),他在意大利只上了三年学。这段录音长达 60 分钟。

总的来说,会话大部分是用汉语进行的(63%),尽管实际上两种语言应用的比例还算比较相当。但是,由于女青年的话所占比例大一些(63%),而且她喜欢用汉语(她的话 73%用汉语),两人之间话语量的不平衡,造成了会话的大部分是用汉语的不平衡局面。

在会话中,两个说话者一共进行了 147 次语码转换。使用最频繁的是话轮语码转换(43%)(这个结果同李崑教授在伦敦的研究结果相似),句际语码转换用的也比较多(39%),相反,句内语码转换只占 20%左右。观察调查和问卷调查所得结果相符,说话者喜欢更换长串的语句,不喜欢用混合句法的句子。下面是一些从会话录音中摘出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虽然语码转换在意大利华人青年中不像在其他双语群体一样流行,但是它也同样具有交流功能。

5. 会话功能分析

上文提到过使用最频繁的是话轮语码转换。请看下面的一段交流,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出两个说话者之间有某种冲突。两个朋友在谈论自然分娩和剖腹产的差别,女青年拒绝接受对方的意见。

1 温女:我两个都受不了,我不要,我不要。

2 青男:Una famiglia senza bambini che famiglia è?

[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算什么家庭?]

3 温女:Ma 其实小孩可以去领的啊。

[不过,其实小孩可以去领的啊。]

4 青男:E' diverso.

[不一样。]

5 温女:反正现在说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6 青男:不关你的事啊? Tu sei una donna

[不关你的事啊? 你是一个女的。]

7 温女:你说开刀为什么不好啊?

8 青男:我阿姨开刀的时候,tutto il tuo corpo comincia a sentire dolore. Ma dolore e sempre dolore, o lo accetti prima o lo accetti dopo... uno ti lascia la cicatrice l'altro no.

[我阿姨开刀的时候,全身开始疼,一直疼这个疼早晚都得疼,开始不接受,

后来还得接受……一个有伤疤一个没伤疤。]

9 温女:我被你吓到了。

10 青男:Ti fa impressione eh?

[你吓坏了吧?]

11 温女:真不舍得自己这样牺牲啊,生孩子好像是牺牲。

12 青男:Sai i cinesi come sono, se tu fai un maschio allora va bene, se no va, va, va, finché non nasce un maschio.

[你知道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你要是生了男的还好,要不要,再来一次,再来,再来,直到生出一个男的。]

13 温女:我要女儿。

这里的两个说话者都倾向于只使用一种语码,男青年用意大利语,女青年用汉语。这种行为从会话的角度来说不正常,容易推断出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如果双语会话里的一个说者想要维护自己、支撑自己的观点或者与别的说话者进行对抗,他会用自己最喜欢用的语言(Pizzolotto,1991)。

接下来,我们根据甘柏兹的句间语码转换功能的分类,对一段会话进行分析。引用是语码转换最常见的功能之一,下面的会话里有几个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会话中,男青年为了激怒女青年,说准备在她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件令人尴尬的礼物。他描写想象的场面时,更换语言以模仿女生的话语:

14 青男:然后你会怎么样? Come si usa questo?

[然后你会怎么样? 这个怎么用?]

几句话后,男青年再一次更换语言描述自己在女青年过生日时所要说的话:

15 青男:我一定要 buon compleanno.

[我一定要生日快乐。]

下边的例子不是从该会话而是从另一个采访的对话中选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意大利华人青年广泛使用语码转换的引用功能:

那个人来了我就说:“Oh, ciao, come va?”他觉得我胆子很大,他说:“Dove sta tuo padre?”我那时觉得“Che ho fatto di male? Perché deve chiamà mio padre?”因为我意大利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他说:“No, no, non ti preoccupare.”

[那个人来了我就说:“嘿,你好吗?”他觉得我胆子很大,他说:“你爸爸在哪儿?”我那时觉得:“我还做什么了?为什么找我爸爸?”因为我意大利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他说:“不,不,你不用着急。”]

按照甘柏兹的定义,利用语码转换引用的部分是已经说过的话,而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语码转换部分都是还没说出来而仅仅是想象的句子。看上去,利用语码转换来引用句子能

使对话更生动。在这种情况下跟实际关系不大,正如奥尔(Auer,1984)观察到的那样,双语说话者通过语码转换可以得到类似单语说话者用语气、语调或者其他语言技巧获得的效果。

在会话的语码转换中有许多固定的填充项,感叹词语和附加语(tag),这些都属于甘柏兹定义的功能叹词³。请注意:

16 温女:想知道啊……,allora

[想知道啊……,那个]

17 温女:Macché! 你在说什么嘛,你这是什么道理?

[废话! 你在说什么嘛,你这是什么道理?]

18 温女:只是吃饭而已,ma che stai a di'?

[只是吃饭而已,说什么呀?]

上面第一个用意大利语表述的内容是个填充项,第二个是个感叹词语,最后的是个附加语。

这几个例子都具有独立语言岛的特点,与被插入的语段没有深刻的联系,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双语水平不平衡的说话者身上。使用起来不需要理解该语言的句法结构,据 Auer(1983)的研究,说话者的主要交流目标是保持双语会话或者说话者尽管实际上没有完全掌握某种语言,却想显示自己对该语言的掌握水平。这种语码转换占总的语码转换量的四分之一,女青年尤其喜欢用这种转换,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喜欢说意大利语的男青年,尽管她更愿意说汉语。

像引用功能一样,语码转换的重复功能也是为了强调会话的某些部分,具有语气、语调或其他交流技巧所起到的作用。在该会话中,重复现象也很频繁:有时用不完全一样的话重复,有时用一样的话重复,有时也有几个开假头(false start)。像下边这个开假头的例子一样,语码转换的重复功能常常是为了保留会话的双语性。

19 温女:Io, veramente, guarda, 其实我一点心都没有。

[我,其实,你看,其实我一点心都没有。]

有时重复很像是为了加强已经用别的语言说的语气,例如:

20 温女:Io non ce la faccio,我真的受不了的。

[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的。]

21 青男:Tutte le donne partoriscono, solo te...每个人生,只有你。

[每个女人一生,只有你……每个人生,只有你。]

会话中还有大量属于最后两个功能的语码转换:修饰以及个性化和具体化。两个功能的差别不总是很明显,但通过它们各自强调的语气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下面我们给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使用语码转换是为了引入一个新的话题,因此可以确认它的修饰功能:

22 青男:做男的舒服吧... Poi ho chiesto a mia zia, quando era incinta

[做男的舒服吧……后来我问姑姑,她怀孕时]

23 温女: Vabbè questo poi è un dettaglio, non mi interessa... 其实说起来这么多,我是很想搞 party……

[算了,这是小事儿,我不感兴趣……其实说起来这么多,我是很想搞 party……]

24 温女: 所以他还不肯定... Vabbè ho perso il conto

[所以他还不肯定……算了,我算不过来了]

同样的,语码转换可以用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例如:

25 温女: 我要女儿, basta! Io posso farne uno solo.

[我要女儿,够了!我只能生一个。]

26 温女: 我们不要说这些,我晚上会做噩梦的。Guardami, ho tutta la faccia schifata.

[我们不要说这些,我晚上会做噩梦的。看看我,我脸上充满着嫌厌的表情。]

最后两个例子可以认为是个性化和具体化功能的例子。每个句子中,表示客观事实的部分用一种语言,表示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用另一种语言:

27 青男: 你都不会脸红的, E' incredibile oh.

[你都不会脸红的,真让人难以相信。]

28 温女: 不过有些不一定在的 cioè, chi è che sta a Roma il quattordici agosto?

[不过有些不一定在的,就是,8月14号谁会在罗马?]

29 温女: Tutti vanno fuori, al mare, chi a destra chi a sinistra... quando mai!

...哎,没人了过

[大家都走,去海边,去这儿,去那儿……那肯定的!……哎,没人了过]

6. 结语

本文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均表明,意大利华人青年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并不像发生在别的双语群体中那样普遍(如西班牙语/英语在美国,粤语/英语在香港)。两种语言偶尔同时使用,同时使用时一般说话者喜欢更换长串的语句,超越句子界外。观察到的大部分语码转换是句际语码转换及话轮语码转换。在意大利华人青年的会话中常常有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出现,但是这只是一般的词汇转换,句法并不改变,大部分学者称之为暂时外来词或者迁移(transfer),并不把它当成真正的语码转换。

意大利华人青年之间的语码转换具有如下功能:(1)话轮语码转换使用得最多,用来拒绝迎合而表明冲突;(2)在甘柏兹定义的交流功能之中,意大利华人青年最常用的是引用、重复以及更换语境的两个功能:修饰以及个性化和具体化。

附注

1. 本文中所提到的意大利华人青年之间的双语对话只限于标准意大利语和汉语普通话,不涉及任何方言。
2. 文中所有的例句都是笔者在研究中收集的。
3. 因为该会话只有两个说话者,所以这里没有定义听话人的例子。

参考文献

- Appel, René and Muysken Piltter. 1987.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Arnold.
- Auer, J. C. Peter 1984. *Bilingual Conversation*. Amsterdam: J.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lom, Jan Petter and John Joseph Gumperz. 1972. Social Meaning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Code – Switching in Norway, in John Joseph Gumperz and Delly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eccagno, Antonella. 2003. “Lingue e Dialetti dei Cinesi in Italia: Percezioni, Aspirazioni, Ostacoli”, in Banfi Emanuele (a cura di), *Italiano/L2 di Cinesi*. Milano: Francoangeli.
- Chini Marina (a cura di). 2004. *Plurilinguismo e Immigrazione in Italia*, Milano: Francoangeli.
- Gumperz, John Joseph (ed.). 1982.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Wei (李巍). 1994. *Three Generations, Two Languages, One Famil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Lüdi, Georges and PY Bernard. 1984. *Zweisprachig durch Migration*. Tübingen: Niemeyer.
- Pedone, Valentina. 2008. La Lingua dei Giovani sino – Italiani, in Valentina Pedone (a cura di). *Il Vicino Cinese. La Comunità Cinese a Roma*, pp. 117 – 140. Roma: Nuove Edizioni Romane.
- Pedone, Valentina. 2006. You You e Barbara: Sentirsi Cinesi nel Rione Esquilino, in Chiodi Francesco Maria and Benadusi Mara (a cura di). *Seconde Generazioni e Località. Giovani Volti Delle Migrazioni Cinese, Marocchina e Romena in Italia*, pp. 79 – 155. Roma: Ministero del Lavoro e delle Politiche Sociali.
- Pizzolotto, Giuseppe. 1991. *Bilinguismo ed Emigrazione in Svizzera. Italiano e Commutazione di Codice in un Gruppo di Giovani*. Bern: Lang.
- Poplack, Shana. 1980. Sometimes I’ll start a Sentence in Spanish Y TERMINO EN ESPAÑOL, *Linguistics* 7/8: 581 – 618.

Code Switching among Youth of Chinese Origin in Italy

Valentina Pedone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an option in the repertoire of young bilinguals of Chinese origin who grew up in Italy: a mixed code (or code switching, henceforth CS) that uses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codes within their repertoire (which, generally speaking, is formed by Italian, Putonghua and a Chinese dialect). For data I use a 60 minute recording of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friends of Chinese origin who both attended Italian public school and who engage in CS on a regular basis in their exchanges. The analysis of this conversa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a functional approach. In particular, I focus on which of the six common functions of CS isolated by Gumperz (1982) can be traced in the studied conversation (quotations; addressee specification; interjections; reiteration; message qualification; personalization vs. objectivization). Because of the limited amount of data in the analys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does not aim at reaching general conclusions, as much as at identifying aspects of CS between typologically distant languages that can be worth examining more in depth.

Keywords Italian overseas Chinese; code switching; bilingual conversation

(Valentina Pedone, University of Florence, Italy)